金華子雜編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金華子雜編
作者：劉崇遠　唐

《金華子》二卷，南唐劉崇遠撰。崇遠家本河南，唐末避黃巢之亂，渡江南徙。仕李氏為文林郎，大理司直。嘗慕皇初平之為人，自號金華子，因以為所著書名。崇遠有自序一篇，頗具梗概。序末題名，具官稱臣，不署年月。而書中所稱烈祖高皇帝者，乃南唐先主李昇廟號，又有昇元受命之語，亦南唐中主李景紀年，晁公武《讀書誌》乃以為唐人，陳振孫《書錄解題》則泛指為五代人，宋濂《諸子辯》則並謂其人不可考。諸說紛紜，皆未核其自序而誤也。其書《宋・藝文誌》作三卷，世無傳本，惟散見《永樂大典》者蒐輯尚得六十餘條。核其所記，皆唐末朝野之故事，與晁氏所雲錄唐大中後事者相合。其中於將相之賢否，藩鎮之強弱，以及文章吟詠，神奇鬼怪之事，靡所不載，多足與正史相參證。觀《資治通鑒》所載宣宗對令狐綯，李景讓稟母訓、王師範拜縣令、王式馭亂卒諸事，皆本是書，則司馬光亦極取之。惟其紀劉鄩襲兗州一條以兗帥為張姓，而考之五代歐、薛二史，則當時兗帥實葛從周，不免傳聞異詞。然要其大致，可信者多，與《大唐傳載》諸書摭拾委巷之談者，相去固懸絕矣。胡應麟《九流緒論》乃以鄙淺譏之。考應麟仍以崇遠為唐人，不糾晁氏之誤，知未見其自序。又取與劉基《郁離子》、蘇伯衡《空同子》相較，是並不知為記事之書，誤儕諸立言之列。明人詭薄，好為大言以售欺，不足信也。謹裒綴編次，分為二卷，而以崇遠原序冠之簡端，以存其略焉。

四庫全書

金華子雜編 (四庫全書本)

序

金華子者，河南劉生。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釋羈鞅於放牧間，讀其書，想其人，恍若遊於金華之境，因自號焉。生自童蒙歲便解愛人博學，暨乎鬢髮焦禿，而無所成名。凡為文

章，略知宗旨，最嗜吟詠，而所得亦不出流輩。年逾壯室，方莅官於畿甸。繼宰二邑，共換二十餘寒暑，惟知趦趄畏慎，不能磊落經濟。罷秩歸京，得留綴班。家貧窶，在閼三四年，甚窘困，稍暇猶綴吟不倦，縱情任興，一聯一句，亦時有合於清奇。顧於食玉燃桂，不無撓懷，纔緩紆斯須，則嘯傲自若。或遇盛友良會，聞人語話及興亡理亂，猶耳聰意悅，未嘗不周旋觀察，冀或湊會警戒，庶幾助於理道者，必慷慨反覆，至於逾晷不息。時皇上憂勤大寶，宵衣旰食，致治之切，無愧前代。命有司張皇公道，掄擇材雋，科第取士，鬱然反古。時有以春闈策問舉子對義見示者，覩強國富民之論，古今得失之理，則愧惕雀息，往往汗流，何者？以坐遇明盛時，而抱名稱不聞於世，何疾復甚於斯矣！因念為童時，侍立長者左右，或於冬宵漏永，秋階月瑩，尊年省睡，率皆話舊時經由，多至深夜不寐。始則承平事實，爰及亂離，於故基跡，或歎或泣，悽咽僕隸。自念髫齔之後，甚能記聽，今雖稚齒變老，耆忘失憶，十可一二猶存乎心耳。併成人遊宦之後，其間耳目諳詳，公私變易，知聞傳載，可繫鉛槧者，漸恐年代浸遠，知者已疎；更積新沈故，遺絕堪惜，宜編序者，即隨而釋之云爾。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劉崇遠撰。

卷上

我唐烈祖高皇帝，睿哲神明，順天膺運。相羿禍浹，有仍之慶始隆；哀莽毒餌，銅馬之尊是顯。堯儲復正，文廟重新。漉沈海之斷綸，卻成萬目；撥伏灰之餘簡，在序九流。宗周而一仁風，依漢而雜霸道。澆漓頓革，習尚無虛。遂使武必韜鈐，不空弓馬；文先政理，乃播風騷。由是勳伐子孫，知弓裘之可重；閭閻童稚，識詩書之有望。不有所廢，其何以興？是知楊氏飭弊於前，乃自弊也；烈祖聿興於後，固天興乎！始天祐間，江表多故，洎及寧帖，人尚苟安。稽古之談，幾乎絕侶。橫經之席，蔑爾無聞。及高皇初收金陵，首興遺教，懸金為購墳典，職吏而寫史籍。聞有藏書者，雖寒賤必優辭以假之；或有贊獻者，雖淺近必豐厚以答之。時有以學王右軍書一軸來獻，因償十餘萬，繒帛副焉。由是六經臻備，諸史條集，古書名畫，輻湊絳帷。俊傑通儒，不遠千里而家至戶到，咸慕置書，經籍道開，文武並駕。暨昇元受命，王業赫然，稱明文武，莫我跂及，豈不以經營之大基有素乎！

王師範鎮青州，以其祖父版籍舊地，凡本縣令新到，必備儀注，躬往投刺。縣令畏懼出迎，不許之。師範令二三客將，挾縣令坐於廳上。命執事通曰：「百姓節度使王某。」參拜於庭中而出。縣令惶惑，步隨至府謝罪，加遜而遣之。從事多諫其非宜，請不行。師範曰：「以某之見則不然，將所以荷國恩而敬念先世，示子孫不忘於本故爾！」師範器宇英儁，短於寬恕，殺戮過差，人知其必敗。或曰：能用禮以正身，仗大順而舉事，

反結仇釁，禍不旋踵，其故何哉？金華子曰：昔劉越石非不欲立殊勳於世，而十萬之眾，曾不假息。誠統之非才，然亦時運不可干也。時梁氏方熾，謂九鼎在己之掌握，天王窮迫，痛宰輔誅戮於道路。師範適當依附于勤王，誠宜鼓扇恩信，完結民力，寬而有眾，才可合順。而專任威刑，輕視民命，以一州之地，敵干鼎案：「干鼎」疑「千萬」之譌。之豪；縱殺戮之心，救崩潰之勢。抱薪撲燎，其可得乎？案：師範，青州人。父敬武，平盧節度使。敬武卒，師範自稱留後，殺棣州刺史張蟾，據其城。後降朱全忠，全忠殺之。

陸翺字楚臣，進士擢第。詩不甚高，而才調宛麗，有子弟之標格。未成名時，甚貧素。其《閒居即事》云：「衰柳欹閒苑，白門啼暮鴉。茅廚煙不動，書牖日空斜。老憶東山石，貧看南阮家。沈憂損神慮，萱草自開花。」《宴趙氏北樓》云：「殷勤趙公子，良夜竟相留。明月生東海，仙娥在北樓。酒闌珠露滴，歌迥石城秋。本為愁人設，愁人到曉愁。」題品物類亦綺美，鸚鵡、早鶯、柳絮、燕子，當時甚播於人口。及第累年，無聞入召。一遊東諸侯，獲錙僅百萬而已。竟無所成，卒於江南。長子希聲，好學多藝，勤於讀史，非寢食未嘗釋卷。中朝諸侯之子弟好讀史者，無及希聲。昭宗朝登庸，辭疾不就，出遊江外，獲全危難。

段郎中成式，博學精敏，文章冠於一時。著書甚眾，《酉陽雜俎》最傳於世。牧廬陵日，常遊山寺。讀一碑文，不識其間兩字，謂賓客曰：「此碑無用於世矣！成式讀之不過，案杜少陵詩有云：「讀書難字過。」與此「過」字義正同。更何用乎？」客有以此兩字遍諮字學之眾，實無有識者，方驗郎中之奧古絕倫焉。連牧江南，九江名山匡廬、縉雲爛柯、廬陵麻姑，皆有吟詠。前進士許棠寄詩云：棠事詳後。「十三年領郡，郡郡管仙山。」為廬陵頑民妄訴，逾年方明其清白，乃退隱於峴山。時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，廉帥徐太師商留為從事，與成式甚相善。以其古學相遇，常送墨一鋌與飛卿，案：飛卿，庭筠字。往復致謝，遞搜故事者九函，在禁集中。為其子安節娶飛卿女。安節仕至吏部郎中、沂王傅；善音律，著樂府行於世。今名《樂府雜錄》。

崔涓在杭州，其俗端午習競渡於錢塘湖。案即西湖也。每先數日即於湖汭排列舟舸，結絡綵艦，東西延袤，皆高數丈，為湖亭之軒飾。忽於其夕，北風暴作，綵船洶湧，勢莫可制。既明，皆逐風飄泊湖之南岸，執事者相顧莫之為計。須臾，涓與官吏到湖亭，見其陳設，皆遙指於層波之外。大將愧懼，以綵艦聯從，非人力堪制，無計取回。涓微笑曰：「競渡船共有多少？令每一綵舫，繫以三五隻船，齊力一時鼓棹，倏忽而至，殊不為難。」觀者歎駭，服其權智。涓之機捷率多如此。

崔涓，大夫嶼之子，小宗伯澹之兄。涓性俊逸，健於記識。初典杭州，上事數日，喚都押衙謂曰：「乍到郡中，未能憶諸走吏名姓，卒要呼喚，皆滯人頤指。居常當直將卒，都有幾人？」對曰：「在衙當直，都有三百人。」乃各令以紙一幅，大書姓名，貼在胸襟前，逐人點過。自此一閱，逮及三考，未嘗誤喚一人者。案《新書》作以紙各書姓名，傅襟上，過前一閱，後數百人呼指無誤。

《柳氏舊聞》，今存名《次柳氏舊聞》。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。德裕字文饒，元和宰相吉甫字宏憲之子。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，時高力士亦徙巫州，因相與周旋，力士以芳嘗司史，為芳言先時禁中事，皆所不能知，而芳亦以質疑者默識之，次其事，號曰《問高力士》。德裕自序，《次柳氏舊聞》云：太和八年，上問宰臣王涯等以故內臣力士事蹟，涯奏上元中云云。《問高力士》，蓋柳氏書名也。案《新唐書》，柳芳字仲敷，由永寧尉直史館。肅宗時，續成吳兢所次國史百三十篇，敘天寶後事，棄取不倫，史官病之。上元中，徙黔中，時高力士亦貶巫州。因從力士質開元、天寶及禁中事，具識本末。時國史已送官，不可追改，乃倣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，頗有異同。上令採訪，故史氏取其書。今按其書已失不獲。案德裕自序云：涯等奉詔，召芳孫璟詢事，璟對某祖考前從力士問靦縷未竟，後著唐歷，取義類相近者傳之，餘或祕不敢宣，或奇怪非編錄所宜及者，不以傳。今按求其書，亡失不獲。德裕之父，與芳子吏部郎中冕，案柳宗元《先友記》：柳登、柳冕，自其父芳，與冕並居集賢書府。冕字敬叔，德宗時吏部郎中。貞元初俱為尚書郎。後謫官俱東出，道相與語，遂及高力士之說，乃編此為《次柳氏舊聞》，案德裕自序云：凡一十七章。以備史官之說也。案《新書・藝文志》：李德裕《次柳氏舊聞》一卷。後鄭處晦以舊聞未詳，更撰《明皇雜錄》，為時盛傳。處晦字廷美。

宣宗以後，近代宰相堂判，俊贍無及路公巖者。巖字魯瞻，懿宗咸通時入相。杜尚書慆，邠公之弟，慆，咸通中泗州刺史，事詳《新唐書》。牧泗州，為龐勛所圍，以孤城保全於巨賊之中。高錫望牧滁州，嬰城固守而死。巖判崔雍狀，詳後。引二子以證其事云：「錫望守城而死，已有追榮；杜慆孤城獲全，尋加殊獎。」

杜邠公悰，暮年耽於燕會。案《紺珠集》作「遊宴」。悰字永裕，太保佑之孫，懿宗朝太傅，封邠國公。其再鎮淮南也。獄囚數千百人，而荒酒宴適，不能理事，罷兼太子太傅。淮海之政，有獄市之譽，聞於上聽，《紺珠集》作「宣宗聞之」。因除崔魏公鉉替悰。上賦長韻詩送鉉，其落句云：「今遣股肱親養治，一方獄市獲來蘇。」淮南左都押

衙傅希才案《紺珠集》此下有「無才學」三字；錢塘龔承麟本傳，希下無「才」字。聞御製，因習來蘇隊舞以迎候，邠公悅之。《紺珠集》作「以迎崔公，公頗銜之」。案傅教舞以媚崔，則邠公不應悅，《紺珠集》作「銜」是也，否則「邠」當作「崔」。公自廣陵致仕東洛，揚州軍將因入奏經洛中，以故吏參焉。公問曰：「來蘇健否？」軍將不敢對。公曰：「傅希才也。」對曰：「健。」龔本《紺珠集》作「來蘇健否」，謂傅希也，亦無「才」字，則此二「才」字皆衍文。

故事，南曹郎既聞除目，如偶然忽變改授他人，縱未領命，亦不復還省矣。南海端揆為主客員外時，謂劉崇龜，詳後注。有除翰林學士之命。既還省，吏忽報除目下，員外徐彥若除翰林學士。端揆以己未承旨，乃駕而將復治故廳。至省，省門子前曰：「員外已受報出省，不可更入南曹。」例舉不敢避，遂退。彥若，公相之子，能馳譽清顯，中尉楊復恭善之，故能變致中授耳。《新書》：彥若為太子太保商之子，僖宗時御史大丈，官至太保、齊國公。

令狐公綯，文公之子也。文公名楚，封彭陽郡公。綯字子直，襲彭陽男，宣宗朝，由翰林承旨累官檢校司徒平章事，封涼國公。自翰林入相，最承恩渥。先是，上親握庶政之後，即詔諸郡刺史，秩滿不得赴別郡，須歸闕朝對後，方許之任。綯以隨、房鄰州，許其便即之任。上覽謝表，因問綯曰：「此人緣何得便之任？」對曰：「緣地近授守，庶其便於迎送。」上曰：「朕以比來二千石多因循官業，莫念治民，故令其到京，親問所施設理道優劣，國家將在明行升黜以蘇我赤子耳！德音即行，豈又踰越？宰相可謂有權。」綯嘗以過承恩顧，故擅移授。及聞上言，時方嚴凝，而流汗浹洽，重裘皆透。

令狐補闕滈，與中書舍人澄，案《新唐書·令狐綯傳》：綯三子，滈、渥、渙，渙終中書舍人。又《藝文志》：令狐澄《貞陵遺事》一卷，注：綯子也，乾符中書舍人。蓋渙一名澄。皆有才藻。令狐之文彩，世有稱焉。自楚及澄，三代皆擅美於紫薇。

崔涓弟澹，容止清秀，擢登第，累登朝列。崔魏公辟為從事，清瘦明白，猶若鷺鷥，古之所謂玉而冠者不妄也。《宣和書譜》：澹，嶼之子，官至吏部侍郎，有才名，舉止秀峙，時謂玉而冠者。先是，中朝流品相率為朋甲，以名德清重之最者為其首。咸通之際，推李公都為大龍甲頭，《新唐書》無「頭」字。沙汰名士，以經緯其伍。涓、澹，親昆仲也。《新書》：涓，少師琪之子；澹，河中節渡使瑭之子。則涓、澹從兄弟也。澹即預於品目，以涓之俊逸，目為麤率，不許齒焉。多方敬接，冀時暱附，而甲中之士，恭默莫肯應對，避之如蠆螫焉。

崔起居雍，甲族之子。雍字順中，禮部尚書戎之子。少高令聞，舉進士，擢第之後，藹然清名喧於時，與鄭顥同為流品所重。顥，太傅絪之子，宣宗時尚萬壽公主，恩寵無比。終禮部尚書、河南尹。舉子公車得遊歷其門館者，則登第必然矣。時人相語為崔、鄭世界，雖古之龍門，莫之加也。

故池州李常侍寬，桂林大父，即常侍之兄。同營別墅於金陵，甲第之盛，冠於邑下。人皆號為「土牆李家宅」。

宣宗嘗親試神童李彀於便殿。彀年數歲，聰慧詳敏，對問機悟，上甚悅之。因賜解褐官絹二匹，香一合子，以彰異渥。上之儉德皆此類也。

宣宗臨御逾於一紀，而憂勤之道，始終一致。但天下雖寧，水旱間有，大中之間，越、洪、潭、青、廣等道數梗，以上之恭儉明德，始無異心。方隅諸將，雖失統馭，而恩詔慰撫，不日安輯。輿論謂上為小太宗。

王尚書式，僕射起之子，起字舉之，式其次子。朝廷儒宗，最見重於武宗。常自譽於上曰：「讀書則五行皆下，為文則七步成章。」而式頗有武幹，善用兵，累總戎平裘甫《新書》作仇甫。等。溫璋失利於徐州，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，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焉。駐軍境外，優游緩進。徐州將士王智興，矯矯難制，其銀刀教都子父軍相承，每日三百人守衙，皆露刃立於兩廊夾幕之下，稍不如意，相顧笑議於飲食之間，一夫號呼，眾卒率和。節使多儒素儒怯，聞亂則後門逃遁而獲免焉，如是殆有年矣。暨聞式到近境，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。式衩衣坐胡床，受參既畢，乃問其逐帥之罪，命皆斬於帳前，不留一人。案《新書》，事在咸通三年。

崔魏公鎮淮海九載，法令一設，無復更改。出入嚴整，未嘗輕易儀注。常列引馬軍將，少亦不下二百蹄。民康物阜，軍府晏然。天祐末，故老猶存，喜論其餘愛，或戲之為「九年老」。

崔雍為起居郎，出守和州，遇龐勛悖亂，賊兵攻和。雍棄城奔浙右，為路巖所搆，竟坐此見害。《新書》：勛以兵劫烏江，雍不能抗，遣人勞以牛酒，密表其狀。民不知，訴諸朝，宰相路巖素不平，因傅其罪，賜死宣州。雍與兄朗、序、福昆仲八人，皆升籍進士，列甲乙科，嘗號為「點頭崔家」。始，雍之擢第也，其伯父昆仲率賀，會飲中堂。

既醉而寢，忽夢遊歷於公署間，有綠衣者命坐於廳事中，設酒饌甚備。既而醉飽，不堪承命，其人堅請不已，雍乃請曰：「願以此肉召從人盡之。」綠衣曰：「不可，須先輩自盡。」既寤，甚惡之。及和州失律，投於連帥，裴公璩奏之，鎖縶於思過院。雍憂恚且悶，乃召獄直軍將話其事。不日勅至，果如夢焉。

初，周侍中寶之在軍，困於芻粟之備。有僕忘其姓名，恆力負至，不令有乏，如是綿歷星紀，未嘗辭倦。及其達也，舉之隸諸衛，使主廐庾，以謹厚尤見委任。既卒數年矣，或一夕夢來報馬料盡，公甲午生，甚惡之，遂病疝而薨。

李景讓字後己。尚書，少孤貧，尊夫人某氏，性嚴重明斷，孫愨《唐紀》：母鄭早寡，治家嚴，諸子皆自教之。近代貴族母氏之賢，無及之也。孀居東洛，諸子尚幼，家本清素，日用尤乏。嘗值霖雨且久，其宅院古牆夜坍隤，童僕修築次，忽見一槽船，實以散錢，婢僕等當困窶之際，喜其有獲，相率奔告於堂上。太夫人聞之，誡童僕曰：「切未得輒取，候吾來視之而後發。」既到，命取酒酹之曰：「吾聞不勤而獲祿，猶為身災，士君子所慎者，非義之得也，吾何堪焉？若天實以先君餘慶，憫及未亡人，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，他日為俸錢賚吾門，此未敢覬。」乃令亟掩如故。其後諸子景讓、景溫、字德己。景莊皆進士擢第，並有重名，位至方岳。景讓最剛正，奏彈無所避，為御史大夫，宰相宅有看街樓子，皆幛之，《說郛》作「皆封泥之」。懼其糾劾也。以上見《說郛》，從《說郛》校。案《紺珠集》作「看街樓閣皆泥之，畏其糺彈也。其摘目亦曰泥樓。」然終以強毅為時所忌。舊俗除亞相者，百日內若別有人登庸，《紺珠集》作「大拜」。謂之辱臺。《新書》作「世謂除大夫百日，有他官相者，謂之辱臺」。而景讓未十旬，蔣公伸入相，景讓除西川節度。赴任不踰年，乃請老歸於洛下，終身不復再起。太夫人孀居之歲，才未中年，貞幹嚴肅，姻族敬憚，訓厲諸子，言動以禮，雖及宦達之後，稍怠於辭旨，則櫝楚無捨。先是，景讓除浙西節度使，《新書》作「觀察使」。已而忽問曰：「取何日進發？」偶然忘思慮，便云擬取某日。太夫人曰：「若此日，吾或有事，去未得如何！」景讓惶懼，方悟失對。太夫人曰：「官職貴達，不用老母得也。」命童僕折去巾綬，撻於堂下。景讓時已斑白，而高堂嚴厲，常若履冰，縉紳之流，健羨莫及。其後在浙西日，左都押衙因應對乖禮，怒撻而斃之。既而三軍洶洶，將致翻城，太夫人乃候其受衙之際，出坐廳中，叱景讓立於階下曰：「天子以方岳命汝鎮撫，安得輕弄刑政！苟致一方非寧，《新書》作「一夫不寧」，誤。不唯上負聖君，而令垂暮老母，銜羞而死，且使老婦何面目見汝先大夫於地下？」言切語正，左右感咽。乃命坐於庭中，將撻其背，賓僚將校畢至，拜泣乞之。移時不許，大將以下，嗚咽感謝之，於是軍伍帖然，無復異議矣。景莊累舉不捷，太夫人聞其點額，即笞其兄，中表皆勸，如是累歲，

連受庭責，終不薦託。親知切請之，則曰：「朝廷知是李景讓弟，非是冒取一名者，自合放及第耳。」既而宰相果謂春官：「今年李景莊須放及第，可憫那老兒一年遭一頓杖。」是歲景莊登第矣。案《唐語林》：景莊老於場屋，每被黜，母輒撻景讓，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。曰：「朝廷取士，自有公道，豈敢效人求關節乎？」久之，宰相謂主司曰：「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，可憐彼兄，每歲受撻。」由是始及第。

李趙公紳再鎮廣陵，紳字公垂，武宗朝相，封趙國公，其再節度淮南，在武宗四年。甯儉《紺珠集》作「鄭儉」。猶幕江淮。儉，永貞二年相公權德輿門生，洎武宗朝，踰四十載，趙國雖事威嚴，而亦以儉宿老敬之，儉列筵以迎府公，公不拒焉。既而出家樂侑之，伶人趙萬金前獻口號以譏之曰：《紺珠集》作「舞者年老伶人孫子多，獻口號曰」。「相公經文復經武，常侍好今又好古。經武「經」字元作「繼」，「兼」元作「又」，今從《紺珠集》。昔日曾聞阿舞婆，《紺珠集》作「昔人曾聞阿武婆」。如今親見阿婆舞。」趙公靦然久之。

杜審權以廟堂出鎮浙西，審權字殷衡，懿宗朝以門下侍郎出為鎮海軍節度。清重恭寬，雖左右僮僕，希見其語。在翰苑最久，常侍從親密，性習慎厚故也。在任三載，自上任坐於東廳，洎於罷去，未嘗他處。雖重臣經歷，亦不踰中門，雍容之度，丹青莫及。時邠公先達，人謂之老杜相公。審權，人謂之小杜相公也。《新書》作「小杜公」。

王尚書式初為京兆少尹，案《新書》但言以殿中侍御史出為江陵少尹，不言京兆。好縱情酣飲，京城號為王鄧子。性復放率，不拘小節。長安坊巷中有攔街鋪，設中夜樂神，遲明未已。式因過之，駐馬寓目，舞者喜賀主人，持杯跪於馬前曰：「主人多福，感得達官來顧，味稍美，敢拜壽觴。」式笑取而飲，媿領而去。行百餘步，乃回轡復謂之曰：「向者酒甚小惡，可更一杯。」復據鞍引滿巨鍾而去。其放率多如此。

高燕公駢，案駢字千里。雲南之功，聞於四海。晚節妖亂，嗤笑婢子之口。嗚呼！怒鄰不義，幸災不仁，亡不旋踵，己則甚之。雖自取也，然若有天道，豈不足以垂戒乎？

周侍中寶與高中令駢，起家神策打毬軍將，《新書》：寶字上珪，會昌時，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，以善擊毬俱備軍將。而擊拂之妙，天下知名。李相國公領鹽鐵在江南，駐泊潤州萬花樓觀春。時酒樂方作，乃使人傳語曰：「在京國久聞相公盛名，如何得一見？」寶乃輒輟樂命馬，不換公服，馳驟於綵場中。都憑城樓下瞰，見其懷挾星彈，揮擊應手，稱歎者久之，曰：「若今日之所覩，即從來之聞，猶未盡此之善也。」

周侍中寶初在軍中，性強毅，閹官之門，莫肯折節，逮將中年，猶處下位。或自憤悱，獨以領毬子供奉者前後凡三十六度，遂挂聖意，遷金吾第二番將軍。尋遷對御仗第一籌，喪其一目。《新書》：武宗時擢金吾將軍，以毬喪一目。授涇原節度，移鎮浙東，與燕公對境。高駢在軍中時，以兄呼寶，及總元戎，意遂輕少。兼以對境微釁，憎愛日尋，漸積為仇讎矣。

韓藩端公，大中二年封僕射敖門生也，與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。瑄廉問宛陵，請藩為副使。時幕府諸從事率多後進子弟，以藩年齒高暮，凡遊從觀會，莫肯從狎，藩不平之。一日，諸郎府移廚看花，而藩為之幕長。方盛服廳中，俟其來報，移時莫之召，藩乃入謁。瑄見藩至，甚訝其不赴會，藩便言不知，瑄乃與藩攜手往焉。既至彼，瑄則讓其失禮於首廳。賓從初端揖竦聽，俄而判官孔振裘攘袂厲聲曰：「韓三十五老大漢，向同年覓得一副使，而更學鬬脣合舌。」瑄掀髯而起，饌席遂散。

李瞻、王祝繼牧常州，皆以名重朝廷，於本郡道不修支郡禮。初，李給事多不順從廉使，猶剛正於可否；其王給事則強愎為己任，周侍中寶皆隱忍之。瞻罷秩退隱茅山，則免黃巢之難；祝剛訐北土，遂罹王珙之害。《新書》：王珙，重榮子。李祝故常州刺史，避亂江湖，帝聞其剛鯁，以給事中召，道出陜。珙厚禮之，祝不為意，乃遣吏就道殺之。金華子曰：禍福無門，惟人所召，誠不謬乎！

生附子之毒能殺人，人固知之矣。而醫工或勸人服者，惟生黑豆和合，可以紓患。句曲茅山出烏頭，道流水煮為丸，餉遺知聞。愚頻見服者踰月而後毒作，則痰吐昏迷，亟療方止。愚外表老丈中與韓端公是舅甥者云：目見藩自宣州罷職，退居於鍾山愛敬寺，忽有道流勸服補益藥，以生附子數兩，以硫黃為丸。藩服之數月，乃方似覺有力。常日數服，忽一日鼻出鮮血，頃之，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齊流血，莫可制之。藩身貌瓌偉，既疲委頓，簟席流液，須臾侍疾骨肉鞾韈皆如緋染。自辰及巳午，唯皮骨存焉。洗澤莫及，但以血肉舉骨就木而已。金華子曰：吁！不知附子之毒，遽若此之甚也！豈韓公運數會於此也？《禮》曰：醫不三世，不服其藥。以斯而言，可以明君子進藥之審也。夫肉麪養身之恆物也，冷暖苟差，猶能災人，而況金石靈草乎？蘊粹精之神明，倘非九轉之製，孰可輕脫駕馭乎？處天地間，飛動微物盡能顧惜身命，況於達明之士也！何乃苟利縱欲，劫掠為功，由彼兵火，自貽不戢之禍，冀無自焚也，不亦遠乎？

王昭輔嘗話故鍾陵平江西時，見一王處士善筮，自云授《易》於至人，纖巨如見。鍾陵

幕中有楊推官，常因休暇，會同人小飲。時賓客未齊閒，且於小廳奕棋握槊以佇俱至。俄而主人忽南面瞪目，神色沮喪，遽歸堂前，使人傳語賓客，託以不安，且罷此會。於是賓客皆散，昭輔方舉進士，亦在坐中，使人獨命入。謂曰：「聞秀才與王處士有宗盟分，今欲奉浼，持一金往請卜一卦，可乎？」王遂函金往過之。既布卦曰：「卦甚異，可速報之，寃家亟來索，七日當至，宜決行計。」問：「宜禱禳乎？」曰：「至寃得請於天，詎可改乎？」昭輔復命。時楊方危坐以俟其返，既聞所筮，乃曰：「斯人信名卜矣！」問昭輔曰：「向來覺辭色改常否？」曰：「眾皆覩之。」楊乃自述十五年前，高燕公在淮南日，任江揚宰，有弟收拾一風聲婦人為歌姬在舍。案裴廷裕《東觀奏記》：駙馬劉異上安平公主，主左右皆宮人。一日，以異姬人從入宮，上問：「為誰？」主曰：「劉郎聲音人。」自注云：俗呼如此。然則風聲婦人亦聲音人之類也。一旦，方治晨妝，為諸女姊驕族來惱，其嫂甚怒，逼逐之，出於中門。其旦某入府，遇放衙歸早，忽見不衣裙獨在中門外，疑忌其素非廉人，時弟又不在，大怒之，責其點汚家風，遽索杖背笞之二十。家人急以藥物躡灌之，沈悶不甦，經中夕而死，爾後絕無影響。適來忽見躡履，自南廊縱步而前，刻期曰：「我上訴於天，已得伸雪，七日內當來取爾命矣！」此固無可奈何，然驗王生之卜，於前事不誣。果七日而卒。

杜紫薇牧，位終中書舍人，牧字牧之，為湖州刺史，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，遷中書舍人。自作墓誌云：平生好讀書，為人亦不出人。曹公曰：吾讀兵書戰策，孫武深矣。因注其書十三篇，可為上窮天時，下極人事，無以加也，後當有知之者矣。典吳興日，夢人告之曰：「爾位當至郎中。」復問其次，曰：「禮部。」再問，曰：「中書舍人，終於典郡耳。」又夜寢不寐，有人即告曰：「爾改名畢。」又夢書片紙：皎皎白駒，在彼空谷。傍有人曰：「非空也，過隙也。」《新書》：俄而炊甑裂，牧曰：「不祥也。」乃自為墓誌。案誌文詳見《樊川文集》。逾月而卒。《紺珠集》作「未幾卒」。臨終留詩誨其二子曹師、原注：晦辭。抳抳原注：德祥。等云：「萬物有好醜，各以姿狀論，唯人則不爾，不學與學論。學非採其花，要自抉其根。孝友與誠實，而不妄爾言。根本既深實，柯葉自滋繁。念爾無忽此，期以慶吾門。」晦辭，終淮南節度判官；德祥，昭宗朝為禮部侍郎、知貢舉，甚有聲望。

杜晦辭，牧之子。自南曹郎為趙公隱從事於朱方。元作「西方」，今從《說郛》校。王郢之叛，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，晦辭罷職。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，辟為判官。晦辭以恩門休戚，辭不受命，退隱於陽羨別業，時論多之。永寧劉相國鎮淮南，又辟為節度判官，方始應召。狂於美色，有父遺風。赴淮南之召，路經常州，李瞻給事方為郡守，晦辭於祖席忽顧營朱娘言別，掩袂大哭。瞻曰：「此風聲婦人，員外如要，但言之，何用

形迹？」乃以步輦元作「軍」。隨而遺之，晦辭自飲筵散，不及換衣，便步歸舟中，以告其內。內子性仁和，聞之無難色，遂履元作「輦」。而迎之。其喜於適願也如是。

卷下

瑯邪王氏與太原同出於周。瑯邪之族世嘗有錐頭之名；今太原王氏子弟多事爭炫，稱是己族，其實非也。太原貴盛之中，自有鈒鏤之號。案李肇《國史補》：滎陽鄭，岡頭盧，澤底李，士門崔，四姓皆鼎甲。太原王氏，四姓得之為美，故呼為鈒鏤王家，喻銀質而金飾也。而崔氏博陵與清河，亦上下其望族。博陵三房，大房第二房雖長，今其子孫，即皆拜三房子弟為伯叔者，蓋第三房婚嫁多達官也。姑臧李氏亦然，其第三房皆倨受大房二房之禮。清河崔氏亦小房最專清美之稱。薛居正《五代史·李專美傳》云：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、北祖第二房盧氏、昭國鄭氏為四望族。崔程即清河小房，崔逞之後，為清河大房，宣宗相龜從是也。寅之後，為清河小房，憲宗相羣是也。皆出清河太守之後。世居楚州寶應縣，號八寶崔家。寶應本安宜縣，崔氏曾取八寶以獻，勅改名焉。程之姊，北門李相國蔚字茂休。之夫人。蔚乃姑臧小房也，判鹽鐵，程為揚州院官，舉吳堯卿，巧於圖利一時之便，蔚以為得人，竟亂筦搉之政。程累牧數郡，皆無政聲。小杜相公聞程諸女有德，致書為其子讓能取焉。初辭之，私謂人曰：「崔氏之門著一杜郎，其何堪矣！」而相國堅請不已，程不能免，乃於寶應諸院間取一弟姪，以應命而適之。其後讓能顯達，封國夫人，而程之女竟無聞焉。案吳兢《貞觀政要》：太宗以山東崔、盧、李、鄭四姓，恃其舊地，稱為士大夫，每嫁女他族，必廣索聘財，以多為貴，甚損風俗，有紊禮經，乃詔高士廉等撰《氏族志》。士廉等初定崔幹為第一等，太宗降為第三等。今觀《金華子》所記，則四姓賣婚之風，唐末猶然也。

蔡州伯父院諸兄皆少孤。劉符字端期，蔡州刺史，八子皆登進士第。珪，洪洞縣令。瓌，玕皆同母弟。又異母弟崇龜、崇彝、崇望、崇魯、崇暮，而崇望相昭宗，尚書左僕射、同平章，贈司空，其兄弟名皆連崇字，崇遠乃其同祖弟兄，故亦以崇為名。此河南劉氏出自匈奴。薛史：劉崇龜，乾寧中廣南節度使。洎南海子長擢第之日，伯母安定胡氏已年尊矣。詰早，僮僕捷至，穆氏長阿姨入賀北堂，伯母方起，未離寢榻。問安之後，慮驚尊情，不敢遽聞，但嬉笑於前。久之忽問曰：「小娘今日何喜色之甚耶？」對曰：「亦只緣有事甚喜。」伯母怡然久之曰：「我知也，是郎將及第耶！」言訖滿目泫然，左右因之不覺皆流涕。吁！長仁之念周，而永慕之情至，誠非淳摯也不能感物。

李郢詩調美麗，亦有子弟標格，鄭尚書顥門生也。居於杭州，疎於馳競，終於員外郎。

初將赴舉，聞鄰氏女有容德，求娶之，遇同人爭娶之。女家無以為辭，乃曰：「備一千緡，先到即許之。」兩家具錢同日皆往。復曰：「請各賦一篇，以定勝負。」負者乃甘退，女竟適郢。初及第回江南，經蘇州，遇親知方作牧，邀同赴茶山。郢辭以決意春歸，為妻作生日。親知不放，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，令且寄代歸意。郢為寄內曰：「謝家生日好風煙，柳暖花香二月天。金鳳對翹雙翡翠，蜀琴新上七絲絃。鴛鴦交頸期千載，琴瑟諧和願百年。應恨客程歸未得，綠窗紅淚冷涓涓。」兄子咸通初來牧餘杭，郢時入訪猶子，留宿虛白堂云：「闕月斜明虛白堂，寒蛩唧唧樹蒼蒼，江風徹曙不得睡，《紺珠集》作「不成寐」。二十五聲秋點長。」

張祜詩名聞於海外。居潤州之丹陽，嘗作《俠客傳》，蓋祜得隱俠術，所以託詞自敍也。崇遠猶憶往歲赴恩門，請承乏丹陽，因得追尋往跡。而祜之故居，堶垣廢址，依然東郭長河之隅。常訊於廬里，則亂前故老猶存，頗能記億舊事。說祜之行止，亦不異從前所聞。問其隱俠，則云：「不覩他異，唯邑人往售物於府城，每抵晚歸時，猶見祜巾褐杖履相翫酒市。己則勁步出郭，夜迴縣下，及過祜門，則又先歸矣。」如此恆常，不以為怪。從縣至府七十里，其迢遞而躡履速，人莫測焉。

韋楚老少有詩名，相國李公宗閔字損之。之門生也。自左拾遺辭官東歸，寄居金陵，常跨驢策杖經闔中過，布袍貌古，羣稚隨而笑之。即以杖指畫，厲聲曰：「上不屬天，下不屬地，中不累人，可畏韋楚老。」引羣兒令笑，因吟咏而去。

龜直中紋，名曰千里。其近首橫紋之第一級，左右有斜理，皆接於千里者，龜王之紋也，今取常龜驗之，莫有也。以上元缺，今從《說郛》補。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，將渡小海，《新書》：乾寧初，進位太保，崔涓忌之，乃以平章事為清海軍節度使。元隨軍將息，忽於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，大如嬰兒之拳，其內有一小龜子，長可一寸，往來旋轉其間，略無暫已。瓶口極小，不知所入之由也，因取而藏之。其夕，《紺珠集》作「夜半」。忽覺船一舷壓重，及曉視之，《說郛》作「起而視之」。即有眾龜層疊乘船而上。其人大懼，以將涉海，慮蹈不虞，因取所藏之瓶子，祝而投於海中，眾龜遂散。案《紺珠集》作「羣龜層疊，繞其瓶子，懼而棄之」。既而話於海船之胡人，胡人曰：「此所謂龜寶也。希世之靈物，惜其遇而不能得，蓋薄福之人不勝也。苟或得而藏於家，何慮寶藏之不豐哉！」胡人歎惋不已。

淮南巨鎮之最，人物富庶，凡所製作，率精巧；樂部俳優，尤有機捷者。雖魏公德重縉紳，觀其諧謔，亦頗為之開頤。嘗行讌之暇，與國夫人盧氏，偶坐於堂。公忽微笑不已，

夫人訝而訊之，曰：「此中有樂人孫子，多出言吐氣，甚令人笑。」夫人承命軸簾召之。孫子既至，撫掌大笑而言曰：「大人兩個，更不著別人。」風貌閑雅，舉止可笑，參拜引辟，獻辭敏悟。夫人稱善，因厚賜之。

王師範性甚孝友，而執法不渝。其舅柴某酒醉，毆殺美人張氏，為其父詣州訴冤。師範為舅氏之故，不以部民目之，呼之為父，冀其可厚賂和解，勉諭重疊。其父確然曰：「骨肉至冤，唯在相公裁斷爾！」曰：「若必如是，即國法，予安敢亂之？」柴竟伏法。其母恚之，然亦不敢少責。《新書》云：師範立堂下。日三四至，不得見者三年，拜省戶外，不敢少懈。至今青州猶印賣王公判事。

中朝盛時，名重之賢，指顧即能置人羽翼。朱慶餘之赴舉也，張水部一為其發卷於司文，遂登第也。光德相國崇望舉進士，因朔望起居鄭太師從讜，字正求，《新書》昭宗朝太傅，以太子太保還第。閽者已呈刺，適遇裴侍郎後至，先入從容，公乃命屈劉秀才以入。相國以主司在前，不敢昇進坐隅，拜於副階之上，鄭公乃降而揖焉。亟乃趨出，鄭公佇立於階所目之。候其掩映門屏，方回步言曰：「大好及第舉人。」裴公亦贊歎，明年列於門生矣。

李節，得道之士，通三《禮》學甚精；少工歐陽率更書，自稱東山道士。杖策孤邁，居止無定。每歷諸子之家，才止廳事，少時遂去，兒妻泣留，蔑之顧也。率多遊於市井之間，縱飲酒肆，稍稍於肋脇後取碎黃白物，鬻換酒價，資錙時竭，即不知所在，人皆竊伺蹤跡，莫之得也，或浹旬又見鄘里中。少年之徒多從而學書，必愜意者，方許之教。嘗於衢路間，忽見士人，節謂之曰：「速將二千錢來，二十日內教你歐書取成。」人敬從之，果無謬矣。得錢隨手與人。又善射法，兗州節度使王庶人聞之，王庶人蓋即師範。迎而就試焉。節曰：「當於隙所置一物，但略言節可中也。」王公乃以常所使小僕於毬場內以箬籠覆之，謂節曰：「西望射之可中矣。」節曰：「不識此奴可射乎？」王公笑而許之，未深信。既一發箭，使往覘之，奴已貫心而斃矣。王公大驚，惋無及。欲從之學，節曰：「不可。公今日得，明日即反矣。」王內惡之，而不敢言。既而命同出獵，節遂亡歸山東。忽一旦遍請知聞告別，翌日而卒。葬於城南平地，壘石為椁。累年有獵者，兔鷹隨走入於墓穴中。獵者窺之，見其衣冠儼然而寢，即戲之曰：「三《禮》健否？」以草杖掀之，乃空衣焉。方驗其尸解矣。

朱沖和五經及第，恃其強敏，好干忤人，所在伺察瑕隙，生情爭訟。自江南採巨木，送於台省，卒不能運，繫縶既久，則又鹵莽舍之。如此數四，人號為宦途惡少。

黃巢本王仙芝濮州賊。賊中判官。仙芝既死，賊眾戴之為首，遂日盛。橫行中原，竟陷京洛，數年方滅。金華子曰：民猶水也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民於君也，善則歸服，惡則離貳。始盜賊聚於曹、濮，皆承平之蒸民也。官吏刻剝於賦斂，水旱不恤其病餒，父母妻子，求養無計。初則窺奪穀粟，以救死命。黨與既成，則連衡同惡，跨山壓海，東逾梁、宋，南窮高、廣。列嶽無城壁之險，重關無百二之固。蟒喙噓天，翠華狼狽而西幸；豺牙爍日，齊民肝腦以塗地。酆、鎬淩夷，往而不返矣。世之清平也，搢紳之士，率多矜持儒雅，高心世祿，靡念文武之本，羣尚輕薄之風。涖官行法，何嘗及治？由是大綱不維，小漏忘補，失民有素，上下相蒙。百六之運既遭，翻飛之變是作。愚家自京洛淪陷，遂河海播遷，此流寓江南之所自也。

劉鄩本事販鬻。王氏既承昭皇密詔，會諸道將伐朱氏，薛史：劉鄩密州安邱人。王氏謂師範；朱氏謂全忠。乃遣鄩偷取兗州。鄩乃詐為回圖軍將，於兗州置邸院，日僱傭夫數百。詣青州，潛遇健卒，偽白衣，逐晨就役，夜即留寓於密室。如是數月間，得敢死之士千餘人。又於大竹內藏兵仗入，監門皆不留意。既而迎曉突入州，據其甲仗庫。時兗州節度使姓張，當是張訓。統師伐河北，薛史作「葛從周」。鄩既入據子城，甲兵精銳，城內人皆束手，莫敢旅拒，薛史：鄩遣細人詐為鬻油者，覘衮城內虛實及出入之所，視羅城下一水竇，可引眾而入，遂誌之。鄩告師範，請步兵五百，宵自水竇銜枚而入，一夕而定。與此異，亦見《冊府元龜》。加以州將素無恩信於眾，鄩諭以將為順舉，戢御嚴明，雞犬無撓，軍庶悅伏。青州益師又至，兼招誘武勇，不日眾逾數萬。張氏家族在州，供備逾於其舊，張帥有母，鄩端簡候問，備晨昏之敬，加以容止重厚，見者畏而敬之。俄而張帥聞變，回師圍城。張母登陴，呼其子而語之曰：「我今雖在城內，與汝隔絕，而劉司空晨夕端笏問我起居，其餘燕雀莫敢諠雜，汝切不可無禮於他。」由是張頓兵緩攻青州，聽命於梁。圍解，鄩乃歸降梁。梁太祖得鄩大喜，累用征伐，皆獲殊勳；平魏府後，遂為梁氏元帥，威名顯於北朝矣。

咸通中，有司天曆生姓吳，在監三十年，請老還江南。後敍優勞，授官江南郡之掾曹，辭不赴任，歸隱建鄴舊里。有寓居盧苻寶者，亦名士也，嘗問之曰：「近年以來，相坐多不滿四人，非三台星有災乎？」曰：「非三台也。」「紫薇星受災乎？」曰：「此十餘年內，數或可備，苟或有之，即其家不免大禍。」後路公巖、于公琮、王公鐸、韋公保衡、楊公收、劉公鄴、盧公攜相次登於台坐，其後皆不免。惟于公琮賴長公主保護，獲全於遣中耳。

盧公攜入相三日，攜字子升，乾符五年入相。堂判：福建觀察使播等九人，上官之時，眾詞疑惑；王回、崔程、郎幼復等三人，到任之後，政事乖張；並勒停見任，天下為之岌嶪。黃巢勢盛，遣使乞鄆州節度使，《新書》作「表求天平節度使」。勅下許之。攜謂妖亂之徒，若許則僥倖得志。及潼關不守，鑾駕將西幸，為小黃門數十人詣宅擁門詬責之，遂寘董而斃。《新書》作「仰藥死」。黃巢既入京，斲其棺焉。

鄭慘為江淮留後，金帛山疊，而性鄙嗇。每朝炊報熟，即納於庫，逐時量給，緘鑰嚴密。忽一日早辰，其妻少弟至妝閣問其姊起居，姊方治妝未畢。家人備夫人晨饌於側，姊顧謂其弟曰：「我未及飡，爾可且點心。」止於水飯數匙。復備夫人點心，慘詬曰：「適已給了，何得又請？」告以某舅飡卻。慘不得已付之曰：「怎麼人家夫人娘子，喫得如許多飯食？」

朱沖和常遊杭州，臨安監吏有姓朱者，兄呼沖和，頗邀迎止宿，情甚厚。沖和深感之，來監中訪同姓，因出入，鄰司稍熟，亦不防備。一日，鄰房吏偶以私歷一道，置在案間，沖和窺之，皆盜分官錢，約數千百萬，候其他適，遂取之懷袖而去。吏人既失此歷，知為沖和所制，一監之人無不罹重辟矣。眾情危懼，共請主人，願以白金千笏贖之。沖和既聞，念苟不許之，則宗人亦當不免。乃曰：「若他人故難，以久受弟之殊分，則無不可也。」眾人常諳其稟性剛執，倘一問不允，則無復搖動。初令往探，若卜大敵，及問其許成，咸私制賀，五百兩銀，不時齊足。沖和既見，乃取銀并歷同封以還之，并續絕句：「三千里內布干戈，累得鯨鯢入網羅。今日寶刀無殺氣，只緣君處受恩多。」然終以惡名為人所搆，竟不免焉。

以恩地為恩府，始於唐馬戴。戴，大中初為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，以正言被斥，貶朗州龍陽尉。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，而動天下之浮議。

許棠《紺珠》作許黨，晚年登第。常言於人曰：「往者年漸衰暮，行倦達官門下，身疲且重，上馬極難。自喜一第以來，筋骨輕健，攬轡升降，猶愈於少年時。」則知一名能療身心之疾，真人世孤進之還丹也。案王定保《唐摭言》：許棠，寧州涇縣人，早修舉業，應二十餘舉，始及第。又云：棠久困名場，咸通末，馬戴佐大同軍幕，棠往謁之，一見如舊相識。留連數月，一旦大會賓友，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，啟緘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。計敏夫《唐詩紀事》：棠字文化，宣州涇縣人，咸通十二年進士，有洞庭詩為工，時號許洞庭。

苗紳貶南中，崔相國彥昭，其故人也，見而憫焉。呼紳至第而慰勉曰：「苗十大是屈人。」再三言之。紳歎久淹屈，既聞時宰之撫諭，莫勝其喜。及還家，其子迎於門，紳笑語其子曰：「今日見崔相國，憫我如此。」遂坐於廳，高誦其言曰：「苗十大是屈人。」喜笑一聲而卒。悲夫！

顧況著作集中云：山中樵人時見長松之上，懸掛巨鐘。再尋其鐘，杳無蹊徑。其所在即貴溪，弋陽封疆之間。愚宰上饒日，有玉山縣民秀頻來說：本邑懷玉山內樵蘇人往往見之，長松森羅，泉石幽麗，前望若有宮苑，林樹掩映，松門之上有巨藤橫亘，掛大鐘可長丈餘，去地又若十丈。有採樵人矚目望於上下，徘徊竟日。將去，即密記道路遠近，明日與親識同往，則莫記所在。時樵採則忽遇之，又非向時所在，鐘與松門則無異狀。云：「旬月前，鄰舍之人見之，不誑也。」由是知逋公之記不謬哉！

常有新安人說：本邑深山中有一水，居人食此水者，率皆長壽，儘有二百歲者，鄉人謂仙源。疑或有花木靈草常墮水中，使之然也。亦不知是仙人浸灌芝朮，泉流連綿不遠乎？餘功及物猶能鎮駐也。是知名山巨岳，無不閒有靈異之境。信州靈山，雖不齒於岳鎮盛名中，而古仙勝跡亦甚可數。其狀秀拔，諸峯矗列，亦有水源，居人多長壽。縣之人吏，時有父母年過百歲鬢髮不衰者。

沂、密間有一僧，常行井廛間，舉止無定，如狂如風。邸店之家，或有愛惜寶貨，若來就覓，即與之；雖是貴物，亦不敢拒。旦若舍之，暮必獲十倍之利。由是人多愛敬，無不迎之。往往直入人家云；「貧道愛喫脂葱雜麪口飥，速即煮來。」人家見之，莫不延接。及方就食將半，忽捨起而四顧。忽見糞土或乾驢糞，即手捧投於椀內，自摑其口言曰：「更敢貪嗜美食否？」則食盡而去。然所歷之處，必尋有異事。其後河水暴溢，州城沈者數版。州人恐俱，皆登陴危坐，立於城上。水益漲，頃刻去女牆頭數寸，城人號哭，數十萬眾，命在須臾。此僧忽大呼而來曰：「可惜了一城人命，須與救取。」於是自城上投身洪波中，軀質以沉，巨浪隨陷五尺。及日晚，城壁皆露。明旦，大水益涸。州人感僧之力，共追痛，相率出城，沿流涕泣而尋其尸。忽於城西河水中小洲之上，見其端然而坐，方袍儼然。大眾懽呼云：「和尚在。」就問，則已溺死矣。乃以輦舁起赴近岸，數百之眾，莫可舉動。又其洲上淤泥，不可起塔廟。相顧計議未決，經宿，其塗泥湧高數尺，地變黃土，堅若山阜，就建巨塔，至今在焉。

曹拮休莫詳其州里，有妻孥居扁舟中，來往宣、池、金陵。每於山中兩錢買柴，赴江下一錢價賣與人，自云喫利不盡。善符鄉野牛瘴，即以片紙書云：曹拮休，揀殘牛。與牛

主，令歸貼於牛羣之大者角上，無不立愈。性嗜鱠，持網者攜鱠以候，既見，即問其來意。漁人曰：「業網於圌山，每歲夏先得鱘一頭，獻於府主，例獲一千文。今冀早獲取賞，故來相投。」受而許之，乃以符一道付之。適去未久，復有一人亦攜鱠來，告如前。沈吟久之，復授一符令去。既而先得符者果得鱘魚，遂奔赴府主，至廳門，忽遇賓客，遲回未將上次。其後得符亦齎一頭來到，乃同將上，皆獲一緡焉。此人靈異甚多，已見於沈汾侍御所著《續仙傳》。遺落數件，故復敍之也。

咸通中，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業以淘河者，偶獲一古鏡，可徑七八寸，方拂拭，則清明瑩徹，皎潔鑒人，心腑洞然。見者大驚悸，遂棹舟出江口，以鏡投於大江中。既投而後悔之，方訴于人，聞者皆知是軒轅所鑄之一矣。吾聞希世神物，咸寶藏於天府，川瀆之靈，密司其職。歸藏氏所傳，固陰祇之多護，何乃復奮發於泥滓間，而又不得令識者一覩，豈上古之至寶，時亦示顯晦于人哉？而隱見有數，俾特出愚者之手，必其無能滯留於凡目耶！

楊琢常說：在淄青日，見一百姓家燕巢，累年添接，竟踰三尺。其燕哺雛既飛，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，俄而漸聚梁棟之上，棲息無空隙，不復畏人。廚人饋食於堂，手中盤饌皆被眾禽搏撮，莫可驅趕。其家老人，罔測災祥，顧之甚悶。忽以杖擊破燕巢，隨手有白鳳雛長數尺，自巢而墮，未及于地，即掀然出戶，望西南沖天而去。諸禽亦應時散逝，須臾而盡。予往歲宰于晉陵，琢時為縣丞，云皆目之所覩。「掀然」下元有「飛去」二字，無「出戶」至此一段，今從《說郛》補。又有人家燕巢生一赤鳳子，騰躍飛去。《紺珠集》：又一燕窠，中有赤光，毀之，赤鳳子長尺許，鱗甲皆具，少頃騰而飛去。案此當即下赤龍子節文，而誤以龍為鳳也，《說郛》無之。

《志怪篇》曰：凡藏諸寶亡不知處者，以銅盤盛井華水，赴所失處，掘地照之，見人影者，物在下也。

楊琢云：北海縣中門前，有一處地形微高，若小堆阜隱起。洪遵《泉志》引，作「隱起若小堆阜」。如是積有歲華，人莫敢鏟鑿。有一縣宰，乃特令平之。既去數尺土，即得小鐵錢散實其下。《紺珠集》作「得五銖錢，取不盡」。如是漸廣，眾力運取，僅深尺餘。《泉志》作「深丈餘」。東西袤延，西面際乃得一記云：《紺珠集》作「一石記云」。「此是海眼，故鑄錢以鎮壓之。」量其數不可勝計，又不明敍時代，其錢大小如五銖。闔縣懼悚，慮致災變，乃備祭酹，卻以所取錢皆填築如故，其後亦無他祥。

楊琢云：有一人家燕巢中，忽然赤焰光芒，而隱隱有聲，若鳴鼓地中，日夜不輟。夜後，廂巡呵喝於外，責其不戢燈燭，既入其舍視之，不見有火，纔出門外，云：脫「責其」以下二十字，從《說郛》補。望之則又光焰亘天。居旬日間，元譌「聞」。人漸聲傳，日或聚眾其家。老父懼，偶以拄杖探燕巢中，即有小赤龍子，長尺餘元脫「赤」字、「子」字。墜下，鱗甲炳煥。老父驚懼，速以裀褥藉之，焚香禱謝未畢，既而見一火龍，長丈餘，自簷廡而入，光如列炬，元脫「光」、「列」字。爍人瞻視，一家駭震，竄伏稽顙。徐擁其子，入自寢室，穴其屋騰天《說郛》作「騰空」。而去，亦不損物。句元脫。然其家不數年隳敗焉。此段《說郛》接前白鳳雛下。

楊琢云：膠東屬郡有隱士，莫詳其姓氏鄉里。布袍單衣，行乞於酒市中，日希一大醉而已。既醺酣，即以手握衫袖霞舉掉臂而行，曰：「吉留馨，吉留馨。」《紺珠集》作「常舞於市，稱曰：『吉風留馨。』」市中羣兒隨繞噪擁，咸謂之吉留馨秀才。城西有古傳舍，郡非衝要，使命稀到，常寄宿於驛廊土榻之上。葦簟一重，每醉而歸，先以冷水連洗，令溼透，然後就枕，寒暑有變，玆固無改也。雖風霜如割，單枲之衣服覆身，人往候之，熱氣傍蒸於人。驛之門者皆識其非常人，每酤酒數升，置于牀前，及常為水沃簟，以候其入。見酒即飲罄而後寢，如是經歷累年，忽一旦往道齋大會中，白日上昇矣。《紺珠集》作「後於市中，白日乘雲而去」。

僧守亮，受業上元古瓦官寺，學行無所聞，而好言《周易》中彖象。贊皇李公之鎮浙右，以南朝眾寺方袍且多，其中必有妙通《易》道者，因帖下諸寺，令擇一人，送至府中。瓦官綱首見亮，因戲謂之曰：「大夫取一解《易》僧，吾師常時愛說《易》，可能去否？」亮聞之，遂請行。既至，贊皇初見儀容村野，未之加敬。及與論《易》道，亮乃分條析理，出沒幽賾，凡欲質疑，亮乃敷衍出人意表。

長安閭里中小兒，常以纖草刺地穴間，共邀勝負，戲以手撫地曰：「顛當出來。」既見草動，則釣出赤色小蟲子，形似蜘蛛。北人見之尋常，固不介意；南人偶見，因而異之者。蓋江南小兒亦謂之釣駱駝，其蟲子之背有若駝峯然也。縉紳會同時有以此質疑，眾默然。客有前明經劉寡辭曰：「此《爾雅）所謂王蛈蝎也。景純之註可校焉。」證之於書皆信，眾皆歎服。

補

高宗、太祖之興也，革隋之失，乃定民之賦租，務從優減，稅納逾數，皆係枉法。兵興

之後，因亂政經，天下騷擾，盜賊薦起。六合岌嶪，世無完城，復以失民心之所致哉！乾符中，所在猶皆平寧，故老童孺多未識兵器。州郡間，或忽有遺火，沿燒不數舍，而士庶驚撓，奔迫狂駭，逾時不息，惋歎之音，謂極於罹毒也。不數年後，大浸滔天，九有無復息肩，遺賊反覆，偷安兵革，則向來之荼苦，猶甘薺焉。

案《說郛》所載六條，皆小有異同，而此其首條也。本書無之，今補錄於此。

李寬為常侍，有門下者姓盧，善相。或問：「李公如何？」曰：「據其面部所無者：無子、無宅、無塚。」公有數子，皆先公卒。有宅未嘗還鄉居，死於池州，乘舟歸，舟破沈其骨。

案《紺珠集》載《金華子》十三條，亦小有異同，而是條則本書所闕。《紺珠》每條各有標目，是條在「二十五聲秋點長」後「孤進還丹」前，目曰「面部三無」，今補。

馬戴，大中初，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，以正言被斥，貶龍陽尉。行道輿詠以自傷，其《方城懷古》云：「申胥任向秦庭哭，靳尚終貽楚國羞。」《新春聞赦》云：「道在猜讒息，仁深疾苦除。堯聰能下渴。九衢林馬樾，千門識車轍。秦臺破心膽，黥陣驚毛髮。子固屈一鳴，余固宜三刖。」又曰：「丹散束飛來，喃喃送君札。呼兒旋去聲。供衫，走馬空踏韈。手把一枝物，桂花香帶雪。喜極至無言，笑餘翩不悅。」又《送遲似即孟遲。詩》云：「手撚金僕姑，腰懸玉轆轤。爬頭峯北正好去，繫取可汗鉗作奴。六宮雖念相如賦，其那防邊重武夫！」原注：「聰能下渴」，必有脫字。廣業案：「道在」上應脫一句。

按《新春聞赦》，《全唐詩》作：「道在猜讒息，仁深疾苦除。堯聰能下聽，湯網本來疎。」

孟遲，案：字遲之，會昌五年進士。陳商門生，為浙西掌書記，以讒罷。至淮南，崔相公奏掌書記。後以詩寄浙右幕中曰：「由來惡舌駟難追，自古無媒謗所歸。句踐豈能容范蠡，李斯何暇救韓非？巨拳豈為雞揮肋，強弩那因鼠發機？慚愧故人同鮑叔，此心江柳尚依依。」

案：計敏夫《唐詩紀事》載《金華子》二條，戴貶龍陽尉，已見前恩府條，餘並本書所闕。

附

徐鉉《稽神錄拾遺》云：金鄉徐明府，有道術。河南劉崇遠，崇龜從弟也。有妹為尼，居楚州。常有一客尼寓宿，忽病勞瘦甚，且死，其姊省之。眾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，入其姊衣中，遂不見。病者死，姊亦病，俄著劉氏舉院皆病，病者輒死。崇遠求於明府，徐曰：「爾有別業在金陵，可致金陵絹一匹，吾為爾療之。」如言送絹訖。翌日，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，以簡遍撫其身，身中白氣騰騰上如炊。既寤，遂輕爽能食，異於常日。頃之，徐封絹而至曰：「置絹席下，寢其上即差矣。」如其言，遂愈。已而神其絹，乃畫持簡道士，如所夢者。

案是條，疑鼎臣從《金華子》摘錄者，姑附於末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